

共產及全國家，無神論猖獗，人民無信仰自由。

俄國由野蠻進入文明以來，原以東正教為主要信仰。可惜天主教僧侶與貴族相結合，不以傳道為重，往往缺乏信仰，不能在人心內生很紮基，以致五十餘年前共產邪說興起之後，東正教竟遭一掃而空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共產黨曾一度利用東正教以鞏固軍心，戰後立被阻遏。許多有悠久歷史建築華美的教堂，已被改為工廠倉庫及餐廳，有者改為博物館，其中陳列羞辱聖主的圖畫。

南部亞美尼亞有最早期的基督徒，持守古墓信仰。但在近世，基督徒受東正教的排斥，人數原極稀少。共產當政之後，壓迫尤甚。首都莫斯科有七百萬人口，現僅殘留一所基督教會，用以欺騙國際，以為蘇聯仍有信教自由。近數年來，蘇聯利用各國新派神學份子，更常狼披羊皮，派遣連主部不認的假基督徒至國外從事活動。另一方面，亦有少數基督徒，逃越大陸邊界，在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寄住。

五十餘年來撒但的猖狂，卻替主耶穌基督興起更多忠心的見證。這些弟兄姊妹，「因羔羊的血，和自己所見證的道，他們雖至於死，也不愛惜性命。」(啟12:11)在蘇聯經常「有為神的道，並為作見證，被殺之人的靈魂」(啟6:9)許多人因信仰耶穌基督而被關入精神病院，也有因思想從左傾轉回而闖入精神病院，因生活煎迫而闖入的，這些基督徒在精神病院作了美好的見證，使精神病院竟成了佈道所，帶領人歸主。蘇聯的精神病院都很大，莫斯科附近的一所，收容二萬人，另一所一萬七千人，連接近中亞卡山地方的精神病院，也收容數千人，這是主賜給蘇聯基督徒的大工場。奴工營與監獄，也是這樣，連手段殘酷幾無人心的幹部，也被基督徒的恆久忍耐與愛仇敵之心所感化。柯茲洛夫(Basil Kozlov)弟兄自小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，後來成為土匪，一九四七年判刑十年。在獄中受監禁二十八年之久的霍拉葆甫弟兄的影響，看到基督徒們的篤信堅守，重生歸主。一九五七年出獄之後，使參加地下教會工作，前後四次被捕，又被監禁十年。法官在庭上譏笑他以匪徒偽裝聖徒，他當庭宣稱蒙耶穌血洗淨罪心，已成新人，不再是法官所指的舊軀殼了。他致函蘇聯總理柯錫金，指出蘇聯監獄與集中營乃是許多人重生而遇見基督的地方。

霍拉葆甫弟兄和另幾位弟兄，釋出不久，在去年八月又在亞阿拉木圖因秘密印刷聖經文字而被捕，隨同被捕的有丹麥籍的基督徒奧登堡弟兄。可是秘密印刷的聖經文字工作仍繼續不斷。蘇聯地下教會的刊物，去年慶祝十週年，秘密出版，十年來從未間斷，甘冒性命的危險，印刷分發。丹麥荷蘭等國的基督徒，多年來不斷多方設法，將聖經運入蘇聯供應聖徒。魏恩波牧師主持的「耶穌進軍共產世界協會」，經常以聖經等供應蘇聯地下教會，神也常顯奇蹟，通過關卡，居然一次就帶入了八百本，逐家文字佈道團的姊妹機構世界文字工作佈道會，近亦呼籲捐獻十萬冊聖經，設法送往蘇聯。

此類聖經等小冊，多年來經常由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裝入瓶內，藉海潮流往蘇聯。有一次大量誤漂至芬蘭

海岸，由芬蘭報紙載出，蘇聯政府立派十位特務人員偽裝基督徒前往芬蘭調查詳情。由於披上羊皮而參加禱告聚會，其中一位迫害基督徒的掃羅，蒙主光照而信了主。

五十年來重生得救的蘇聯基督徒，比過去幾百年中所結的果子更多，更榮耀主，更見證主。史達林的女兒史薇娜到了美國後成為基督徒，得諾貝爾獎金而不能出國領獎的作家蘇忍尼華(Soljenitsin)是基督徒，據說蘇聯總理的妻子也已是基督徒，這都是蘇聯地下教會所結的果子。有一次莫斯科的劇院演話劇要羞辱耶穌，以啤酒瓶推成十字架作為佈景，按照劇情，飾主耶穌的角色，要手持新約聖經，讀兩節登山寶訓，然後口吐污穢的話譏嘲。這一次演員羅斯托實(Rostovzev)竟在臺上敬虔地唸完馬太福音第5章全章，台上下鴉雀無聲。唸完之後，羅弟兄當胸畫一十字，說，主啊，你得國降臨的時候，求你記念我。(路23:24)那位羅弟兄當然被捕，從此不知行蹤。這些在蘇聯的基督徒，「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，各等的磨練……受試探 被刀殺，披著綿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，受窮乏 患難 苦害」(來11:36-37)「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」(來11:35)，真是這「世界不配有的人」(來11:38)患難困苦，逼迫饑餓，赤身露體，危險刀劍，是生是死，都不能叫這些人與基督的愛隔絕，真是榮耀歸於主名。他們在蘇聯，要我們在自由世界的基督徒，在禱告中記念他們。願那使我們生發仁愛的信心，不但在禱告中記念，也當在財物上支持，更當因著他們的信心，勝了撒但，高聲讚美，為這些蒙召被選有忠心的，將榮耀歸與神和被殺的羔羊。

原刊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出版之海外宣道月刊第三卷第九期